

◀ (上接2版)

学系是韦伯兄弟的天下,首先是马克斯·韦伯。他于1897年来这里任教,由于劳累过度,1899年便基本上停止了教学活动,1903年则完全放弃了这一职位。可他“人还在,心不死”,将课堂搬至家中,韦伯夫妇周围形成了一个交谈切磋的沙龙,参加者皆为学术界的名流。大家各抒己见,讨论异常热烈,时时迸发出思想的火花。韦伯在其中起着中心作用:他往往一语中的,再艰深的问题在他面前总是迎刃而解,具有使人心悦诚服的力量,他家的沙龙有“海德堡神话”的赞誉。德国的知识分子,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般都服膺于两个“马”,一为马克思,一为马克斯·韦伯。韦伯的沙龙,埃利亚斯无缘躬逢其盛,可是在韦伯过世后,其夫人所主持的沙龙他却参加了。马克斯·韦伯的弟弟阿尔弗雷德·韦伯是经济学家,也是社会学家,但他一直生活在哥哥的阴影之下。埃利亚斯就是在阿尔弗雷德的门下攻读教授论文的。

海德堡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,那就是曼海姆(Karl Mannheim, 1893-1947)。曼海姆是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,曾在卢卡奇那里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,对意识形态有着精深独到的见解,著有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》一书。该书在上世纪20年代出版,第三帝国时代也曾再版,但并非出于纳粹的宽容,而是由于愚昧无知。这是一部畅销书,德国友人曾将一部出版于1985年的第七版赠给笔者。曼海姆那时在海德堡还是一个私人讲师,即有了教授资格,但无教授身份。曼海姆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,而阿尔弗雷德·韦伯则有较多的唯心主义色彩。两人在学术观点上每每不合,这也影响了两人的私人关系。两人在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甚至闹到公

开冲突的地步,使埃利亚斯也无法置身事外。比如1929年9月在瑞士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学大会上,曼海姆向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发起了进攻,而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弗雷德·韦伯。后者则反唇相讥曼海姆是在玩弄“唯智主义的把戏”“金玉其外,败絮其中”。后来埃利亚斯也发了言,他说阿尔弗雷德·韦伯是“永恒思维的代表”,而曼海姆是“过程思维的代表”,但他还是表明他倾向于曼海姆,说他“带来了全新的理论”,尽管他彼时正在阿尔弗雷德·韦伯手下赶写教授论文。在苏黎世会议上,他还作了有关艺术起源的发言,也非常精彩。锋芒初试,崭露头角,埃利亚斯从此也登上了国际社会学的舞台。

也就在1929年,曼海姆应聘担任法兰克福大学社会学教授,他约埃利亚斯偕行,做他的助教,并许下三年之后便可通过其教授论文的诺言,而在阿尔弗雷德·韦伯这里要等十年的时光。法兰克福大学是人文荟萃之地,马克斯·霍克海默(Max Horkheimer, 1895-1973)执掌社会研究所,阿多诺(Theodor W. Adorno, 1903-1969)则成了前者的得力助手,后来又有马库塞(Herbert Marcuse, 1898-1979)、本雅明(Walter Benjamin, 1892-1940)等人加入,形成了声名赫赫的辩证批评派,亦即法兰克福学派。这里的学术空气甚至比海德堡还要浓,课堂里、讲座上辩论不完的问题,便在私人聚会或咖啡馆里继续辩论。不但有学者教授学生参加,一般的市民也趋之如鹜。曼海姆的讲座最为叫座,对那些上流社会的女性最具吸引力,人称“面纱讲座”。可埃利亚斯很少参加这些讨论会,因为他要花大量的时间和学生、特别是博士生“泡”在一起。他对人总是有求必应,有问必答,那种乐于助人的精神有口皆碑。

在这样的氛围中,埃利亚斯如鱼得水,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他论文的题目为《宫廷社会》,1969年才得以出版。他写论文,语言独具一格,明白晓畅,形象生动,没有故作高深的学究腔,而又不失科学性。后来他写《文明的进程》,采用了该教授论文的不少材料。论文通过了曼海姆的鉴定,埃利亚斯甚至被告知,私人讲师的资格水到渠成,只差试讲这一最后环节。在大学任教的梦想就要实现,学者的奥林匹斯山顶已经在望。然而,就在这个时候,风云突变——希特勒上台了,成了帝国总理,以授权法为尚方宝剑,对大学进行砍杀,清除犹太人,整肃知识分子。埃利亚斯的试讲再也无法进行,眼看要成为私人讲师的计划也要胎死腹中。

连曼海姆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低估了纳粹的力量,认为他们太粗野、太蛮横、太无知,对其不屑一顾。他们探讨这个问题,研究那个问题,就是没去认真对待纳粹。希特勒上台后,曼海姆还预言,希特勒这么疯狂,六个星期就会垮台。可六个星期后,社会研究所关门大吉,社会学系亦遭封闭,曼海姆不得不远走英国,埃利亚斯也手提一个小行李去了法国,等待他的是30多年的流亡生活。生存所迫,他不得不再次“下海”,这次是自己开办玩具工场,但运气不佳,到头来弄了个血本无归。1935年深秋,埃利亚斯来到了英伦,幸而他得到犹太人流亡组织的一份奖学金,于是他经常出入大英博物馆,为他那部构思已久的伟大著作《文明的进程》收集资料。1937年,《文明的进程》由私人试印出版,但完全为世人所承认,则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与英国社会学界的人士接触愈益频繁,他和大名鼎鼎的曼海姆的关系也有助于他结识圈内的人物,其中就有伦敦经济学院社会学系的系主任根司贝尔克(Morris Ginsberg, 1889-1970),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,他是英国独一无二的社会学教授,具有很大的影响力。埃利亚斯个别通晓德文的英国同事读了他的《文明的进程》之后,感到这是一部伟大的著作,并向根司贝尔克推荐。两人过从甚密,当前者需要一个助教时,大家猜想,非埃利亚斯莫属。可后者竟然没被选中。谁都没料到,原来此事是坏在10年前为埃利亚斯打开高等学府发展大门的曼海姆手里。原来曼海姆也应根司贝尔克之请来伦敦经济学院,在



荷兰社会学家高茨洛姆

他手下担任讲师,可他下车伊始,便和根氏展开了激烈的争斗,处处以最为高明的社会学家自居,而他也确实讲课生动活泼,学生都涌进他的课堂。招来这样一个对手,使根氏受到伤害,最后只得让这个异邦人走人。根司贝尔克向埃利亚斯解释,聘他为助教,会使他想到曼海姆,想到那令人伤心的往事。实际上根氏是唯恐曼海姆事件重演,而埃利亚斯却被迫承担了两雄相争的后果。

由于德国军队在法国势如破竹,英伦三岛一夕数惊。英国当局忽然发布命令,所有外国人,即使是明白无误的流亡者一律进拘留营。埃利亚斯逃脱了纳粹的虎口,而今又进了英国的龙潭。护照被英国当局收去“统一保管”,连身上的钞票也被搜去,生活要靠外面接济。根司贝尔克也真是够仗义的,是他定期给埃利亚斯汇款,助其渡过难关。在拘留营中,埃利亚斯再次表现出适应环境的能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,竟办起了“大学”。他待人温和,为人随和,善于协调各方面关系,成了事实上的“校长”。拘留营的英国军官对这场战争毫无概念,对被拘留的埃利亚斯报告了这样一个“好消息”：“德国军队占领了巴黎。”1941年春,埃利亚斯走出了拘留营,英国朋友甚至为他开了欢迎会。曲终人散,瞻念前途,不寒而栗:在大学谋一教席,功败垂成;《文明的进程》出版了,但似乎被人忘却。埃利亚斯只得在提供成人教育的业余大学上课,人家需要什么,他就教什么。他的许多学生成了教授,而他自己的还是没有功名的“一介寒儒”。直到1962年,埃利亚斯终于圆了他的教授梦:在加纳的阿克拉大学出任社会学教授。那时加纳是在恩克鲁玛领导下的英联邦的成员,其大学教师主要从英国聘请。在加纳的两年,埃利亚斯教学科研可谓双丰收:生动活泼的授课受到欢迎,还搜集了大量有

关非洲社会起源的资料,收集的面具和雕塑亦不计其数。加纳归来,1964年4月底埃利亚斯去海德堡参加德国15届社会学家大会,可说是“三十一年还旧国”。从此他便被德国各大学请来请去,担任客座教授。他也被请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等地讲学。1969年《文明的进程》再版,这使他声名鹊起,该书后来更成为畅销书。1977年,他已年满80岁,在其希望的明灭之地法兰克福,埃利亚斯接受了社会科学最高荣誉——阿多诺奖金。此时的埃利亚斯已经名满天下了,得奖之后,他表现得极为平静,也很谦虚,说他是从前人手里接过火炬,跑了一程,又把火炬交给了来者。

1990年8月1日,埃利亚斯在阿姆斯特丹逝世,终年93岁。他的其他著作还有:《宫廷社会》《什么叫社会学?》《干预和间距》《论时代》《社会学和历史学》《德国人研究》等。

“埃利亚斯和他的《文明的进程》属于世界社会学”

埃利亚斯将历史学、政治学、心理学、心理分析、经济学、种族学、人类学、社会学等熔为一炉,冶炼出《文明的进程》这部作品。它对人类的过去进行了总结,对未来又有所启示。如今,这本书已是攻读社会学,特别是攻读历史社会学的学人必备的参考书。但此书在1937年试印出版之后,却是经历坎坷;人们对它的认识有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。

试印本出来后,埃利亚斯曾分发给有关学者,但反响并不热烈。1939年夏,在二战爆



曼海姆及其著作《意识形态与乌托邦》

(下转4版) ➔